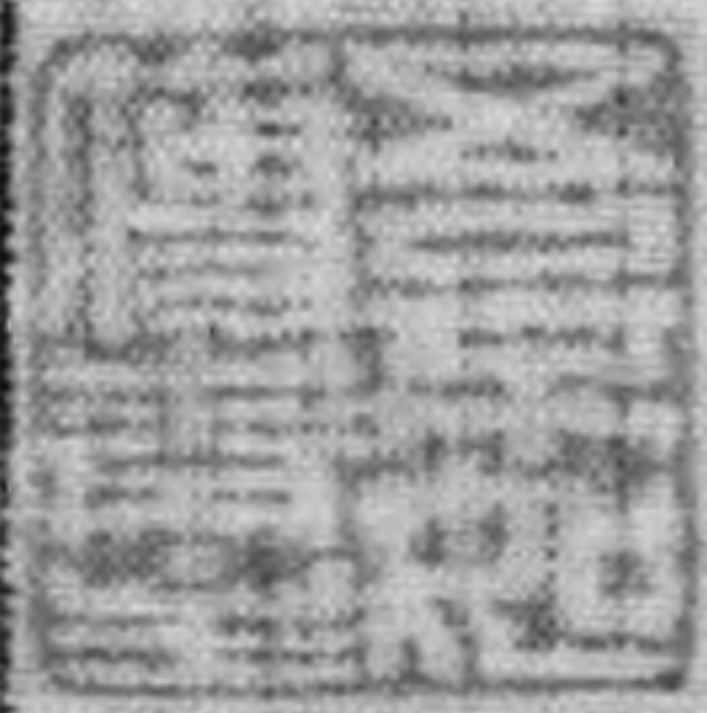


五
緯
碑
文

卷
之
下



緯發卷下



河朔郭增光輯評

雲中王從義

上谷蔣士忠

海昌周 鏘參定

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鄆之良臣而與之為管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於門外而埋之釁之以殺若盟狀鄆君以為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

襲之遂取鄆

此用間之始

秦穆公既見由余出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嘗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爲由余請期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人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

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歲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

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于群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闕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遂

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

叔向之讒。萇弘也。爲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爲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周以萇弘爲賣周也。乃拘萇弘而殺之。一日叔向佯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

宮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

周大喜。西周大怒。馮睢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睢使人操金書問遺宮他。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事又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奸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宮他。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杆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張儀。

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歸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群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

陳平離間項王與范增畫增影像懸于密室奉事之并遺增金四百斤俱在乃詐報項王漢欲降羽使虞子期入探消息平引至密室故使見像與金子期驚疑回報項王果不聽增

計

可見不但惡草一事

更始遣李軼朱鮪將兵徇燕趙馮異遺李軼書諭以歸附李軼復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生死之約同榮枯之計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惟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異奏之光武故宜露軼書令朱鮪知之報曰李文多詐人不能得其要領乃移其書告守尉當警備

者。朱鮪聞之怒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亂多有降者

晉杜預爲鎮南大將軍督荊州諸軍事至鎮繕兵甲耀武威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于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成傾蕩之勢

吳陸遜爲大將軍右督護鎮荆南時魏江夏太守逮式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比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卽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選衆相迎宜潛建嚴裝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相親附遂以免罷

黃巢陷長安巧工劉萬餘樂工鄧擾兒角祇者

摘星胡弟米生者竊相謂曰大寇所向無敵
京城糧貯甚多雖諸道不賓外物不入而支
待之力數年未盡吾黨受國深恩志效忠赤
而飛竄無門皆爲逆党所使吾將貢策使竭
其糧外貢不至內食旣盡不一二年可自敗
止矣巢素憐萬餘巧性常侍食左右因從容
言曰長安苑圍城隍不啻百里若外兵來逼
須有禦備不爾固守爲難請自望仙門以北
周玄武白虎請門請築城池置樓櫓却敵爲

禦持之備巢喜且賞其忠節卽日使兩街選
召丁夫各十萬人築城人支米二升錢四十
文日計左右軍支米四千石錢八千貫歲餘
功不輟而城未周以至于出太倉穀以支夫
食然後剥榆皮而充御厨城竟不就萬餘懼
賊覺其機出投河陽

優技賤流旣各抱忠義而緩取之識亦高
後從周攻圍旣久城內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
鄴禁之不可鄴卽遣人從容告彥溫曰請將

人出非素遣者。勿帶行。又揚言於衆曰。素遣從副使行者。卽勿禁其擅去者。族之。守民聞之。奔逸者乃止。外軍果疑彥溫。卽戮於城下。自是守之遂固。

此時禁副使行不能弗禁。從行而族擅去者奔逸自止矣。

後周韋孝寬爲南兗州刺史。東魏將段琛堯傑復據宣陽。遣其楊州刺史牛道常扇誘邊民。孝寬深患之。遣謀人訪獲道常手跡。令善作

書者。僞作獲道常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謀人送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常。其所欲經畧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阻。日出竒兵掩襲擒道常及琛等。崱渾。遂清。後孝寬爲驃騎大將軍。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人動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盆。孝寬託以心膂。令守城盆。乃以城東反。孝寬怒。遣

謀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人情如此
元昊有腹心將號野利王天都王者各統精兵
最爲毒害种世衡謀欲去之有王嵩者本清
澗僧世衡察其堅朴可用誘令寇帶因出師
以獲賊功自於帥府表授三班階職充指揮
使又爲力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之具無不
備嵩旣感恩世衡反以他事掠治之械繫數
十日極其楚毒嵩終不怨居半年世衡召嵩
語曰吾將使汝戒汝勿言其苦有甚於此者

汝能爲我卒不言否嵩泣以告世衡乃草遺
野利書膏蠟致衲衣間密縫之仍祝之曰此
非濱死不得泄若當泄時當言負恩不能成
將軍之事也又以畫龜一幅棗一葷遺野利
野利見棗龜度必有書索之嵩目左右又對
無有野利乃封信上元昊元昊召嵩并野利
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嵩堅執無書至筭楚
極苦終不說不數日私召至其宮仍令人問
之曰不速言死矣嵩終不說乃命曳出斬之

嵩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將軍事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其人急追問之。嵩于是褫衲衣。取書進入。移刻命嵩就館。而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卽相見。只令官屬日卽館舍勞問。問及興州左右。則詳道野利所部多不悉。適擒生虜數人。世衡令于隙中密覘之。生虜因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見使者。厚遣之。世衡度使者至嵩卽還。而野利報死矣。世衡旣殺野利。又欲

并去天都。因設祭境。上書祭文于版。述二將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祭文雜紙幣中。有虜至急。熱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亦得罪。元昊旣失腹心之將。悔恨無及。乃定和議。世衡又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僚屬爲請。皆莫能得其人。杖已卽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歲餘盡得其機密。以歸。乃知世衡能用間也。

自昔用間多矣。若世衡用王嵩使嵩効力

最險最奇

郭傳師太尉說曹南院知渭州夏人撓邊有智將鞞鞞與渭對壘下十餘寨宿兵十餘萬夏人歲遣數百騎精銳覘視兩界曹患鞞鞞智勇我探騎伺彼巡邊兵來適鞞鞞踰月病不能起曹乃于界首設一大祭賻器物照耀原野用祝版云大宋具位曹某昭告于夏國都護某人公累以蠟書約提所部歸我大宋我侍公之來不期天喪吉人事無終始今百騎

守祭下望其兵近卽舉火燒祭并所用銀器千餘兩悉皆棄而遁歸夏兵盡掠祝版祭器而去後旬日夏國殺鞞鞞其下二十餘帳反側不安率衆內附拓地數百里獲生口數萬羊馬橐駝不可勝計

必委棄銀器千餘兩始信祝版皆真

曹武穆瑋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憚之自是邊境無虞一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亡奔賊境候騎報至諸將相視失色公言笑如

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以爲襲已盡殺之

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爲都督奏罷之命叅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者不知變繩束頓嚴諸軍忿怨統制酈瓊率衆縛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坐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公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成速全軍

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

魏無忌與王博比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王釋博欲召大臣謀無忌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心不在博居頃從北方來者云王獵王驚問對曰臣客有探得趙陰事者輒報

今塞上有無忌客否

魏主如漠南以輕騎襲柔然司馬楚之別將督

軍糧柔然欲擊之俄而軍中有失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割以爲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爲備乃伐柳爲城以水灌之城立而柔然至水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李愬討淮西舊軍令有舍賊謀者屠其家愬除其令陰使厚之謀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

用謀之妙勝於殺謀

高仁厚受命往伐捕盜使楊行遷討盜未發前

一日有鬻鬻者到營中邏者疑執而訊之果所能之謀也仁厚命釋縛問之對曰某村民所能囚其父母妻子於獄云詞事歸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子但語所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愬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情非得已尚書欲拯救湔洗汝曹尚書來汝曹各

投兵迎降。尚書當使人以歸順二字書汝背。遣汝還復舊業。所欲誅者所能羅渾擊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使橫及百姓也。謀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舞躍聽命？遂遣之。明日，仁厚兵發至雙流，把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怒曰：「所能役使其衆，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塹柵重複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引出斬之。監軍力

救之，乃得免。命悉平塹柵，留五百兵守之。餘兵悉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所能聞仁厚將至，遣羅渾擊立五寨於雙流之西。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訶知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所以語謀者，賊大喜，呼譟爭棄甲來降。仁厚因撫諭書其背，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爭出，渾擊狼狽踰塹，走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械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幟。明旦，仁厚謂

降者曰始欲即遣汝歸而前途諸寨百姓未知吾心藉汝曹為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比至延貢可歸矣乃取渾擎旗倒繫之每五十為隊授以一旗使前揚旗疾呼曰羅渾擎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至汝等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為良人無事矣至穿口旬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過之衆投瓦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降明旦又焚寨

使降者又執旗先驅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其衆出之已死斬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運出資糧賑之

此因謀而用之者

後梁劉鄩遣細人詐為鬻油者覘城內虛實及出入之所視羅城下一水竇可以引衆而入遂誌之鄩乃告師範請步兵五百肖自水竇銜枚而入一夕而定鄆城晏然市民無擾

周世宗攻濠州郭廷謂爲南唐監軍周遣謀以
鐵券及其壘廷謂拒之城中負販之輩率不
逞廷謂慮其逃逸籍置大寺遣兵守之給日
食俾制防城具隨其所習以故周師卒不得
覘中虛實

此防奸人之應謀者不可盡誅亦一法也
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吳越將臨海孫瑒
置輪於竿首垂絙投錐以揭之攻者盡露礮
至則張網以拒之淮南人不能克吳越王鏐

遣牙內指揮使錢鏐行軍副使杜建徽等將
兵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張網絡鈴懸
水中魚鱉過皆知之吳越遊奕都虞候司馬
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
福因得過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
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爲神

太宗遣問折御卿西北要害皆屯勁兵戎人何
自而至對曰敵緣山峽小徑入謀剽畧臣謀
知之遣人邀其歸路因縱兵大擊敗走之人

馬墜厓谷死者相枕

李允則上元舊不燃燈允則結綵山聚優樂使民夜縱遊明日偵知北首欲間入城中觀燈允則與同僚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出妓女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驪廡下使遁去卽幽州統軍也後數日爲契丹所誅

元豐間劉順卿知雄州虜寇夜竊其關鎖去吏察以聞順卿亦不問但使易其門鍵大之後

數日虜謀送盜者並以鎖至順卿曰吾未嘗亡鎖命加于門則大數寸併盜還之虜大慚沮盜者亦得罪

趙重福迹宋謀人蘇泉至魚臺將渡河見前一舟且渡令從者大呼泉姓名前舟中忽有愴惶失錯者執之果泉也

岳飛入賀州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柰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謀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謀歸

告戒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
遶嶺未明飛已至太平塲破其砦

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术惡劉豫可以間而動
會軍中得兀术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
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
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
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
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冀緩死卽詭服乃作蠟
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术事因謂謀曰吾今

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剗股納書戒勿泄
謀歸以書示兀术兀术大驚馳白其主遂廢
豫

春秋時楚師伐宋九月不服將去宋楚大夫申
叔時僕曰築室及耕者宋必聽命楚子從之
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
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弊邑易子而食析骸
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
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

退三十里宋及楚平

元必通左右或門者而入故子反懼也

齊興兵伐楚子發帥師以當之兵三却楚盡用其謀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子發諾而遣之偷則夜取齊將軍之幘子發使人歸之明日又取其枕子發又歸之明日又取其簪子發又歸之齊師大駭將軍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

床頭金盒同此

晉侯伐齊登巫山以望師晉人使軍司馬斤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

此疑兵詐敵者後遂不勝用而終不能廢之

華登帥吳師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何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楊徽者公徒也衆從之目楊門見之下而巡之

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
齊鳥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
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卽
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
遂敗華氏

去備多兵皆長兵也以少敵衆須直入其
陣故彼雖有長兵而我惟用短兵利也暴
首得登之計乃出厨人何古之多才而今
但貴貴乎

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
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
收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
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
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
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縶以從將行王孫賈曰
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
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之行行有日公朝國
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

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始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攻，盟弗許。

韓魏齊楚合以謀趙，趙子往見張孟談，于負親之。丘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四之雖使人疑而亦煞有實理。

燕信田單反，間使騎劫代樂毅，因歸趙燕人士。

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恠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恐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

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問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家遣燕將曰卽墨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

由此益懈。

要知兵法詐字不但詐敵卽欲用吾人而詐之可也。以掘壟焚骨激忿力戰誠慘然。齊僅留卽墨莒矣。

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旣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

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于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樹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

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虞詡遷爲武都太守羗乃率衆數千遮詡于陳倉峭谷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羗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羗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

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
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
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
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
吾今示疆勢有不同故也旣到郡兵不滿三
千而羗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
中使疆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羗以爲矢力弱
不能至并兵急攻詡于是使二十疆弩共射
一人發無不中羗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

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
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羗不知其數更相
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于淺水
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
獲甚衆賊由是敗散

蘇范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
事虜入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
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
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

星列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收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躡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向雲中。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扞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

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舉孝廉。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熲率所領馳赴之。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召熲。熲於道偽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爲信然。果入。追熲。因縱兵悉斬獲之。

後漢度尚爲荊州刺史討桂陽賊渠帥卜陽潘
鴻等徙入山谷尚數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
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
攻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心尚計緩之則不
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
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
發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
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
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涕泣尚

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
數代諸卿但不併力耳所亡小小何足介意
衆聞咸憤躍尚乃令秣馬蓐食明晨徑赴賊
屯陽鴻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大破
平之

後漢桓帝末韓遂等起兵涼州復以董卓爲中
郎將西拒遂于望垣碇北爲羗胡數萬人所
圍糧食乏絕卓僞欲捕魚堰其還道所當渡
水爲池使水停滯數十里默從堰下過其軍

而决堰比羗胡聞知迫逐水已深不得渡時
六軍上隴西五軍敗績董卓獨全衆而還
操征烏丸辟田疇署司空戶曹掾疇旣至隨軍
次無終時方夏大雨而濱海洿下澇滯不通
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疇曰此道
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
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
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番二百載而尚有微
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不得進未足憚也若

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虛空之地
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擒也操曰善
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于水側路傍曰方今
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虜候騎見
之誠以爲大軍去也操遂令疇將其衆爲鄉
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
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操與
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
魏使田豫持節護烏桓校尉自高柳以東濊貊

以西鮮卑數十部比能素利彌加等割地統御各有分界乃共要誓皆不得以馬與中國市。豫以戎狄爲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構離之使自爲讐敵互相攻伐。素利違盟出馬千匹與官爲比能所攻求救于豫。豫恐遂相兼并爲害滋深宜救善討惡示信衆狄。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鈔軍前後斷截歸路。豫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然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煙火不絕以爲尚在去。

行數十里乃知之。追豫到馬城圍之十重。豫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豫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衆散亂皆棄弓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尸蔽地。

袁紹將許攸降曹公言紹輜重無備可輕兵襲之。公喜選精銳步騎皆用袁氏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把束薪。所歷道有問者曰何之。曰袁公恐曹操掠抄後軍遣兵以

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旣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紹。

七月尚將萬餘人還救鄴。行未到尚疑鄴中守備少。復欲令配知外動。止與孚議。所遣孚請自往。選溫信者三人。不語所之。皆救使具脯糧。不得持兵仗。各給快馬。遂辭尚來南。所在止亭傳。及到梁淇。使從者斫問事杖三十枚。繫著馬邊。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暮。請鄴下詐稱都督。歷北園。循表而東。呵責守圍將士。

隨輕重行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園。責怒守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操聞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得出。孚事訖。欲得還。而顧外圍必急。不可復冒。乃陰爲心計。請配曰。今城中穀少。無用老弱爲也。不如驅出之。以省穀。配從其計。乃復夜簡別得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又使人人持火。孚乃將本所從衣。降人服。隨輦夜出。時守圍將士聞城中悉降。火光照

曜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出北門。遂從西北角突圍得去。操聞孚已出。抵掌笑曰。果如吾言。李孚。

干寶晉紀曰。魏文帝之在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爲疑城。自石頭至于江。乘車以木楨衣以葦席。加采飾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遠望。憚之。遂退軍。

諸葛亮屯陽平。遣魏延諸人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

軍錯道。徑前當亮六十里。亮聞懿垂至。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亮意氣自若。令軍中作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懿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引軍趨北山。亮拊手大笑曰。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還。白如亮言。懿後知。深以爲恨。

亮素持重。又用兵如神。而懿畏之。故爲亮所愚耳。倘懿探謀得實。亮將若何。終是險。

着不可效也。此原非國志本文。松之已辯其妄。

東晉將劉裕北征廣固嶺南賊將徐道覆。說其帥盧循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克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爲也。循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船，乃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云將下都貨之。稱力少不能得致，卽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贛石水急，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船板大積，而有姓勿之。

疑。及道覆舉兵，案賣券而取之，無得時者。乃并裝之旬日而辦。遂舉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將皆委任奔走。

宋劉裕遣將朱齡石伐譙。縱于蜀。裕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中。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別有函封付齡石，署曰：至白帝。

乃開至發函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喜等皆從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虎衆軍乃倍道兼行縱果備內水妙在疑兵仍出內水彼以爲墮計而弛外水之防

臨川烈武王道規爲振武將軍與何無忌追桓玄玄西走江陵留何澹之等固守湓口戰軍旣至賊列艦拒之澹之空設羽儀幟幟一舫而別在他船無忌欲攻羽儀旣在衆衆悉不

同曰澹之不在此舫雖得無益也無忌曰澹之不在此舫固不須言也旣不在此則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可擒也擒之之日彼必以爲失其軍主我徒咸謂已得賊帥我勇而彼懼懼而薄之破之必矣道規喜曰此名計也往彼卽擒此舫因鼓譟倡曰已斬何澹之賊徒及義軍並以爲然因縱兵賊衆奔敗卽克湓口

魏以長孫稚討蕭寶寅左丞楊侃謂稚曰昔魏

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也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長安可坐取也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修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兵不得進如何曰珍孫行陣一夫因緣爲將可爲人使安能使入河東治蒲坂西邊河湄封疆多在郡東

修義驅帥士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來至皆有內顧之心勢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彥與侃帥騎兵自恒農北渡據石錐壁侃聲言停此以待步兵且以望民情向背而令送降民者各自還村俟臺舉三烽卽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士于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其數各自散

回。修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請降。稚克潼關。遂入河東。寶寅出奔。万俟醜奴。

宋柳元景爲隨郡大守。旣至而蠻反。斷驛道。欲攻郡。郡內兵少糧乏。元景設方畧。得六七百人。乃分五百人屯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衆。元景曰蠻聞郡遣重戍。豈悟城內兵少。且表裏合勢。於計爲長。會蠻垂至。乃使驛道兵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衆驚擾。投鄖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

境肅然。

魏大行臺元纂北伐蠕蠕。參軍于謹追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後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鐵勒數千。旌旗奄至。謹以衆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其騎。使匿叢簿間。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軍衆。賊望見。雖疑有伏。恃衆不以爲慮。乃進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騮。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爭逐之。乃率餘軍擊其追騎。賊走。因得

入塞芒山之戰大軍不利謹率麾下僞降立
於路左齊神武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追騎過
盡謹與獨孤信收散卒自後擊之敵人大駭
諸軍因此得全

東魏遣行臺薛循義率兵與斛律俱相會攻建
州楊擿以孤軍無援且腹背受敵謀欲拔還
恐義徒背叛遂僞爲太祖書遣人若從外送
來者云已遣軍四道赴援因令人漏泄使所
在知之又分土人義首令領所部四出抄掠

擬供軍費擿分遣訖遂於夜半拔還邵郡
西魏將宇文測行綏州事每歲河水合后突厥
卽來寇掠先是常先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
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
積柴仍遠斥候伺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
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
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
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
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

魏爾朱蘭使大都督尖山侯淵討韓樓於薊配
卒甚少騎止七百蘭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
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以此衆擊此賊
必能取之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帥百
餘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
步萬餘淵潛伏以擊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
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今入城左右諫曰旣
獲賊衆何爲復資遣之淵曰我兵旣少不可
力戰須爲奇計以離間之乃可克也淵度其

已至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
降卒爲淵內應遂走進擒之

爾朱榮與元顥相持河上安豐王延明緣河固
守北軍無舡可渡議欲還北黃門郎楊侃曰
夫用兵者何嘗不散而更合瘡愈更戰况今
未有所損豈可以一事不諧而衆謀頓廢乎
不若徵發民材多爲桴筏間以舟楫緣河布
列數百里中皆爲渡勢首尾旣遠使顥不知
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

達奚武爲東魏秦州刺史時齊神武屯沙苑太
祖遣武覘之武使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
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
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
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破之
後魏宗室禎召新蔡襄城蠻魁三十餘人盛裝
置酒使觀射自發數箭皆中左右善射者二
十人竝中出死囚服軍衣命不中者斬之又
預教左右取死囚十人着蠻衣云是鈔賊禎

臨坐僞舉目瞻天微有風動禎謂蠻曰風氣
少暴似有鈔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
十里許禎告諸蠻曰爾鄉里作賊如此合死
皆叩頭曰合萬死卽斬之乃遣還諭諸蠻大
服自是無暴掠

魏韓雄除東徐州刺史東魏雍州刺史郭叔畧
與雄接境頗爲邊患雄密圖之乃輕將十騎
夜入其境伏于道側遣都督韓仕于叔畧城
東服東魏人衣服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

叔畧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叔畧首。

蠕蠕侵西魏，大將于謹率二千騎追之，因領輕騎出塞，覘賊屬虜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其衆，騎使匿叢薄間，又遣人登山指麾，若分部軍衆者。賊遙見疑有伏兵，乃退。

奚康生追吐蕃胡，詐爲墜馬，胡皆以爲死，爭欲取之。康生騰騎奮矛，殺傷數十人。

後周賀若敦少有氣幹，廢帝二年，拜右衛將軍。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絕糧，援帝令敦渡江赴救。敦連戰破瑱，乘勝遂次襄州。俄而秋水汎濫，糧援斷絕，敦恐瑱等覘知，乃于營內多聚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隨卽遣去。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爰。湘羅之間，遂廢農業。初，土人密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鷄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

至逆來爭取。敦伏甲盡擒殺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敦別取一馬牽以趨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使馬畏船不肯上。後伏兵江岸使人乘畏船馬詐投。附以招瑱。瑱兵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又盡殺之。以後實有饋及亡奔瑱者。並疑不敢受。相持歲餘。瑱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渡江。敦乃勒衆而還。

後周武帝東討王憲。密謂永昌公椿曰。兵者詭

道。汝今爲營。不須張幕。可伐栢爲菴。示有處所。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會被勅追還。率兵夜反。齊人果謂栢菴爲帳幕。不疑軍退。翌日始悟。

後周賀弼受命大舉伐陳。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當交代。必集歷陽。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爲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後知交代不復設備。弼遂以大軍濟江。襲陳南徐州。拔之。韋孝寬洛陽舊有鮮卑八百家。並在鄴。見孝

寬輕來謀欲應尉遲迥孝寬知之詐稱遣人詣洛陽受賜至竝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成

周宣帝崩隋文帝輔政時尉遲迥先爲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長文爲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齎書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旣到湯陰逢長文奔還

孝寬審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勒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餽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由是不及

後周末楊堅爲丞相輔政尉遲迥主河北拒命河南州縣多從迥丞相堅遣將于仲文討之迥將檀讓屯城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詐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

讓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槌牛享士仲文知其
怠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城武迥將席
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
金鄉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
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
令賞賜將王金鄉人謂爲信然皆喜仲文簡
精兵僞建迥旗幟倍道而進善淨遙見仲文
軍且至以爲檀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
金鄉諸將多勸屠之仲文曰此地是毗羅起

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卽屠之
彼望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
軍仲文背城結陣出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
兩陣纔合伏兵俱發曳柴鼓譟塵埃漲天毗
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洙水而死水爲
之不流獲檀讓輜送京師江南悉平

楊素爲行軍元帥出營甲擊突厥連破之突厥
走追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
後于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并行

續編 卷之十
虜不覺也。候其屯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積南無復虜庭。

隋開皇中文帝大議伐陳，諸將皆云：大江闊遠，兵不習水，以此爲疑。若一登南岸，秦兵一可當百，襄邑公賀若弼獻十策，其一請多造船。須船既多，賊必防礙，更甚今南地無馬，請付傍江諸州二十歲已上老馬，令飼以平陳。爲名賊必懼而求馬以戰，密敕刺史令私買博。大船江南下濕，特不宜馬，不逾周年，并當死。

畫終不爲彼用。陳主叔寶果大造船，市馬輸船既多，方覺不便而止。高頴請所博得造船，運諸州米貯壽陽，穿大池以采蓮，遊遨爲名。做水戰，仍以賀若弼爲壽州總管，終以此平陳。

隋末李密破宇文化及還，士卒皆疲倦。王世充欲乘其弊擊之，恐衆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遂立祠于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否則兵皆

疾死。世充兵多楚人信妖言故以惑之衆皆請戰遂破密

唐遣李密以本兵就黎陽招撫故部曲經畧東都王伯當以左武衛將軍爲密副馳驛東至稠桑驛有詔復召密密大懼謀叛伯當止之不從乃曰士立義不以存亡易慮公顧伯當厚願畢命以報今可同往死生以之然無益也乃簡驍勇數十人衣婦人服戴鬘羅藏刀裙下詐爲家婢妾者入桃林傳舍須臾變服

出據其城趣南山而東馳告故將張善相以兵應已原國公史萬寶謂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也以王伯當輔之挾思歸之士非計出萬全不爲也兵在死地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萬寶問計答曰兵詭道也難豫言卽引衆踰洛水入熊耳山命士持滿夾道伏短兵谿谷間令之曰俟賊半度乃擊所部皆笑曰賊趨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向洛實欲出人不意

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密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遂斬密。傳首京師。王世充縛類李密者。過陣。譟曰。獲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

隋楊玄感反攻東都。邢書衛玄與戰。兵始會。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官軍稍怠。玄感以數千騎乘之。玄兵于是大潰。

縛李密者。厨人僕之故。智玄感但翻案以懈官軍。奇甚。

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

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銑內外阻絕乃下令開門出降。

唐高宗調露元年六月初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匄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朝議討之。吏部侍郎裴行儉曰：今波斯王卒其子質京師，宜遣使送歸道過二虜，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從之，乃命行儉冊立波斯王。行儉奏：蕭州刺史王方翼爲副，過西州揚言須稍涼西上都支覘知之，遂不設備。

行儉召四鎮酋長謂曰：昔在此州縱獵甚樂，今欲尋舊賞，誰能從者？諸胡子弟爭請行，近得萬人。行儉陽爲畋獵，校勒部伍，數日遂倍道西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遣使問其安否。召與相見，都支計無所出，帥子弟迎謁，遂擒之，簡其精騎，掩遮匄以降。于是斬都支，遮匄以歸。

唐高宗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傳反，以裴行儉爲定襄大總管，統兵討之。先時饋糧茹爲

虜鈔軍多餓死行儉乃詐爲糧車三百乘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衝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唐時吐谷渾党項寇邊柴紹討之虜據高射紹雨矢士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舞虜疑之休射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大潰斬首五百級

裴矩爲黃門侍郎以始畢可汗強盛漸生怨隙言於帝曰突厥本淳易離間但由其內多有群胡盡皆桀黠教導之耳臣聞史蜀胡悉兀多奸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共蕃首多作交關若前來者卽得好物胡悉貪而信之不告始畢率其所部盡驅六畜星馳爭進冀先互市矩伏兵馬邑下誘而斬之詔報始畢曰史蜀胡悉忽領部落走來至此云背

可汗請我容納突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當共殺。今已斬之，故令往報。

張巡守睢陽安慶緒遣尹子琦將同羅突厥奚勁兵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厲士固守，日中二十戰。巡欲射子琦而不識，因剡蒿爲弧，矢中者謂巡矢盡，走。白子琦，巡乃使霽雲射之，一發中子琦左目。子琦乃退還。

張巡先以草人誘令狐潮，箭後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營大亂。

高開道欲降，自疑反覆，猶恃突厥自安然。將士多山東人，思歸厭亂，初開道募壯士數百爲養子，衛閣下。及劉黑闥將張君立亡歸，開道命與愛將張金樹分督之。金樹潛令左右數人僞與諸養子戲，至夕入閣，絕其弓弦。又取刀稍聚床下，旣暝，金樹以其徒謀攻之。數人者抱刀稍出閣，諸養子將搏戰，亡弓稍。君立舉火外城，應之。帳下大擾，養子窮爭歸金樹，開道自殺。

五代梁葛從周圍兗州。兗人不出。從周詐揚言。并人鄆人來救。卽引軍趨高吳。夜半潛却歸。皆朱瑾果出兵攻外壕。梁人突出掩殺千餘人。生擒都將孫漢筠。

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爲刺史。有騎將陳章者。號陳野義。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必欲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義欲得汝。以求刺史。宜善備之。

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捉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

後梁王處存以輕兵三千。蒙羊皮。夜布之野。以精騎伏地道。朱全忠軍望爲群羊。爭趨之。伏發。大敗之。

田頽附朱全忠朱延壽陰約爲助絕行密行密
憂甚給病目行觸柱僵妻延壽娣也掖之行
行密泣曰吾喪明諸子幼得舅代我無憂也
遣辯士召之疑不至娣遣婢報故疾走揚州
拜未訖士擒斬之廢其妻

五代梁太祖屯軍於岐下晉軍潛集襲絳州前
軍不利晉軍恃勢而攻臨汾氏叔琮嚴備禦
乃於軍中選壯士二人深目虬鬚貌如沙陀
者令就襄陽縣牧馬於道側蕃寇見之不疑

二人因雜其行間俄而伺隙各擒一虜而來
晉軍大驚且疑有伏兵遂退

劉鄩圍晉陽誠衆曰有病者殺而焚之三軍咸
稱不病乃退因選精卒殿後徐而退之至石
會關留數馬及旌旗虛設于高崗之上晉人
疑有伏兵遂不敢追時服其謀

五季段暉攻鳳翔塹而圍之數以精兵挑戰王
景崇不出暉乃令千人潛之城南一舍爲僞
蜀兵旌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救兵至矣須

史塵起景崇以爲然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爲應暉設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由是不敢復出

楊行密遣臺濛敵田頔濛之行爲狹營小舍覘者以爲才容二千人頔輕之不復召兵纔交濛遁頔兵爭逐北遇伏頔大敗死

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鎮將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錢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

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耳若大衆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旁媪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媪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嚮十餘卒不可敵况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

張齊賢約潘美會戰無何遣使爲遼人所得齊

賢以師期既漏恐美衆爲遼所乘既而美使
至云師出并州至北井得詔東師敗績于君
子館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乃
閉其使密室中夜發二百人人持一幟負一
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遼兵遙
見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
賢先伏步兵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擒
其北大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
級獲馬二千噐甲甚衆

天下儘有因敗爲功之事使但奉詔無謀
何以反捷

宋盧鑑初西夏李繼遷聲言石隕帳前有文曰
天戒爾勿爲中國患鑑時爲承受入奏事真
宗問之鑑曰此誑爲之以欺朝廷也宜益爲
備

李允則爲鄭州刺史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
大城爲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爲供噐
導以鼓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聲音盜自北

至。遂。下。令。捕。盜。移。文。北。界。興。版。築。以。護。神。祠。
而。卒。就。關。城。浚。濠。起。月。隄。自。此。甕。城。之。人。悉。
內。城。中。歲。修。禊。事。召。界。河。戰。棹。爲。競。渡。縱。北。
人。遊。觀。而。不。知。其。習。水。戰。也。州。北。舊。多。設。陷。
馬。坑。城。下。起。樓。爲。斥。堠。望。十。里。自。罷。兵。後。人。
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旣。講。和。矣。安。用。此。爲。命。
撤。樓。夷。坑。爲。諸。軍。蔬。園。浚。井。疏。洫。列。畦。隴。築。
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
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

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父。之。
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
戰。豈。獨。資。屋。材。邪。嘗。宴。軍。而。甲。伏。庫。火。允。則。
作。樂。飲。酒。不。輟。少。頃。火。熄。悉。壑。所。焚。密。遣。吏。
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浹。旬。兵。器。完。足。
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採。火。狀。真。宗。曰。允。
則。必。有。謂。始。詰。之。對。曰。兵。械。所。藏。燬。火。甚。嚴。
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爲。若。捨。宴。救。火。事。當。不。
測。又。得。謀。釋。縛。厚。遇。之。謀。言。燕。京。大。王。遣。來。

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謀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謀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實數以報。一日，民有訴爲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荅曰：無有也。蓋他謀欲以毆人爲質驗。旣無有，乃殺謀。雲翼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

丹駭愕，卽歸卒，遂斬以徇。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由。

南俗尚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取百錢自持之。乃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而揮手一擲，則百錢盡紅矣。于是舉軍。

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卽隨錢。踈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面錢也。

狄青爲延州指揮使。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青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

夏人十萬人寇葉可適。先得其烽。卒姓名詐爲首領。行視者呼出。盡斬之。烽不傳。因卷甲疾趨。大破之。

劉晏嚴州人。入遼。舉進士。爲尚書郎。宣和間。帥衆數百來歸。授通直郎。金人犯京師。以晏總遼東兵。號赤心隊。建炎初。從劉正彥擊淮西賊丁進。進黨頗衆。晏所提赤心騎才八百。乃爲五色旗。使騎兵持之。循山而出一色。盡則以一色易之。賊見官軍累日不絕。顏色各異。

遂不戰而降。

王君萬王召開邊青唐大酋俞龍珂歸國獨別
羌新羅結不從經畧使韓縝期諸將一月取
之君萬詐爲獵者遂禽至其居稍相親狎與
同獵乘間兵之墜馬斬首馳歸以獻甫及一
月

開僖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敵常以
水。攬。敗。我。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
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人。驚。視。垂

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攻之大
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卻至於數四視日
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
爲敗走敵乘勝速追其馬已饑聞豆香就食
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人馬死者不可勝
計

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汗流節度使劉玄佐遽命
駕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復起
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惟恐輸貨不

及因令官爲簿書以籍所入十日乃閉寺曰
佛汗止矣得錢巨萬以贍軍資

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始
至欲急擊宣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
害策之審矣非叅政所知請期半月効捷遂
與賊對壘奕棋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
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得賊
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
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

兵方迎戰所遣兵已馳入軍中奪望樓植旗
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麾將士夾擊大破
之斬忠首湖廣遂平

晉楚相持城濮之戰晉師陳于莘比胥臣以下
軍之佐當陳蔡楚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
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
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
狐毛設貳旆而退之欒枝使與曳柴而偽遁
楚師馳之原軫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

續
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

此僞遁之誘

楚大饑庸人率羣蠻以叛楚麋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南蒍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君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楚師

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澁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憲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群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四遇皆北唯裨僚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於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

遂滅庸

楚伐絞軍其南門。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陣，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中。

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

國語：越伐吳，越王軍於江南，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六千人爲中軍，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帥，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乃令中軍銜枚。

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敗

楚越皆誘其分而直取中軍者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李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

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將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自堅其意于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

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驕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恠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于傍。欲夜取之。皆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

殺射雕者。又射殺白馬將。由怯生疑。故廣得脫耳。不然。恐下馬解鞍。不足以制其衝突。

後漢廬江太守劉勳理皖城。孫策惡之。卑辭厚

幣說曰。上繚國富廩實。吳娃越姬。充於後庭。明珠大貝。被於帑藏。可伐敵邑。願爲外援。勳然之。劉曄諫曰。上繚難拔。且兵見疲於外。而國虛於內。孫策多謀而善用兵。乘虛襲我將。何禦之。而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羝羊觸藩。必羸其角。勳不從。果爲策所襲。利而誘之。

宣王征公孫文懿。泛舟潛濟遼水。作長圍。忽棄賊趨襄平。詰將言不攻賊。而築長圍。非所以

示衆也。宣王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古人言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窟穴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宣王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

以擣虛致之。

吳數擾邊，滿寵表帝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

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勢，救之當先破賊。圍乃得解，賊來甚易而我往甚難。其西三十里有竒險，宜移城內之兵，更立城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而犄其歸路。于計爲便。蔣濟曰：不可。旣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掠無限。必以淮北爲守，帝未許。寵復表曰：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矯之以利，示之以懾。此爲形實不必相應也。故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

未至而移城却內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
遠水擇利而動舉得于外則福生於內矣濟
猶不然獨尚書趙咨以寵策爲長詔遂報聽
孫權果自出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
敢下船寵謂諸將曰權得吾移城必有自大
之言雖不敢至必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
遣步騎六千伏肥池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
耀兵伏兵邀擊之斬首數百級權于是引退
帝聞而嘆曰伯寧料敵雖曼倩射覆不足爭

奇也

移城守險敵安知欲引之平地乎

馬隆虜據險距守隆。今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
者虜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怠。隆因其無備
進兵擊破之。

六朝齊明帝建武二年春二月魏梁郡王嘉與
劉杲攻壽陽步騎號二十萬豫州刺史桓崇
祖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文武皆曰昔佛
狸入寇城中士卒數倍猶以郭大難守退保

內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崇
祖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
圍則坐成擒矣守郭築堰是乃于城西北堰
肥水堰北築小城周圍深塹使數千人守之
曰虜見城小以爲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
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爲流屍矣魏人果攻
小城崇祖着白紗帽肩輿上城決堰下水魏
人馬溺死者以千數魏師退走

曹全最劉巨容使沙陀以五百騎鈔轡藻鞍望

賊陣縱而遁賊以爲怯明日諸將乘以戰馬
識沙陀語輒奔還莫能禁

縱馬得賊大奇

唐肅宗乾元二年冬十月賊史思明有良馬千
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李光
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而出之
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

此小智耳遂得多馬

羅士信次洛陽夜遣百人載嬰兒唬

諫堡下。若自東都出奔者。旣而陽悟曰。非也。此千金堡耳。因散去。堡兵開門出掠。士信伏入屠之。

載嬰悟堡真意料所不及

唐馮行襲武當人。僖宗在蜀。有賊首孫喜者。聚徒數千人。欲入武當。刺史呂燁惶駭。無營行。襲伏勇士於江南。乘小舟迎喜。謂喜曰。郡人今得良牧。衆心歸矣。但緣兵多。民懼擄掠。若駐軍江北。領肘腋以赴之。使其前導。以慰安

士民可立定也。喜然之。旣渡江。軍吏迎謁。伏甲奮起。行襲擊。喜仆地。拔劍斬之。其黨盡殪。賊衆在江北者。悉奔潰。

後唐史建瑋。晉攻燕。燕王劉守光乞師於梁。溫自將來救。晉兵皆北。攻燕。獨符存審與建瑋以三千騎屯趙州。建瑋分下五百騎爲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自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留一人。縱使逸去。告

之曰明日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瑋率百騎
爲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門
卒縱火大呼所擊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所
出各遇晉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
皆言晉兵且至溫夜拔營去

曹瑋爲邊將嘗出戰小捷虜引去瑋偵虜去已
遠乃緩驅所掠牛馬輜重而還虜聞瑋逐利
行遲師又不整遽還兵來襲將至瑋使諭之
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乘人之怠請休憩

士馬少選決戰虜方甚疲皆欣然解嚴歇良
久瑋又使諭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
而進大破虜師因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
爲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
銳以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小憩則足痺不
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想到足痺氣闌可知其無遺策矣

宋仁宗慶曆四年十月契丹伐夏契丹樞密使
蕭惠與元昊戰于賀蘭山北敗之元昊見契

丹兵盛乃請和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惠謂大軍旣集宜加伐不可許和契丹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俟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餓士疲因縱兵急攻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得免

計在遷延以老之赭地亦一奇也

宋仁宗慶曆元年正月夏元昊遣人至延州議

和陝西經畧安撫招討副使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二月韓琦至高平元昊果遣將寇渭州薄懷遠城琦乃趣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涇原都監桑懌爲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行福引輕騎數千趣懷遠捺龍川遇鎮戎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賊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佯北桑懌引騎趨之福踵

其後謀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籠絡川。相拒五里。約翼日會兵川口。使夏匹騎無還。然而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候者言夏人有若不多。詰旦福與懌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墜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

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陳未成列。賊縱鉄騎突之。自辰至午。衆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樹鮑老旗。懌等莫測。旣而旗左麾。左伏起。右麾。右伏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塹相覆。壓懌。肅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自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爲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鉄簡。挺身決鬪。鎗中左頰。絕其喉而死。

子懷亮亦死之

已陷伏中不必鶴起然發一合已知鶴矣
悉發何其愚也

种世衡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爲邊患世衡爲將
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特戰鼓
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謀者陽賣之入明珠
族後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
自隨者併力擒之

可見敵之嗜好邊吏亦所當知

畢再遇謂諸將曰六合最要害彼必併力攻之
乃引兵赴六合金人將至再遇登城偃旗鼓
伏兵南土門列弩手于上敵方臨濠衆弩俱
發出戰鳴鼓植旗金驚遁追擊大敗之金益
兵圍急城中矢盡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
人意主兵官也爭射須臾獲矢二十餘萬畢
金將退已乃增兵圍之再遇令臨門作樂以
示閑暇而間出奇兵擊之晝夜不得休方引
退再遇料復來自提兵奪城東橋出敵之背

金人遂遁去

金槌懶在承楚欲爲久駐之基侈然有吞噬江左之意劉光世知其久去國戍遠方其衆思歸而有嗟怨之聲也謂可以離間其心卽命鑄三色錢以金銀銅爲之其文曰招降信寶背有押字爲號獲戎人之稍解事者貸而不殺說諭彼我利害向背曲折餞以酒殺俾持錢密示儕輩有欲歸附者執錢爲信而納之自是歸者不絕未幾得女直契丹渤海漢兒

萬人無室家者則爲之取婦給良馬器仗使出戰前後立功爲最

吐蕃大將趨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自洪原谷將圍唐昌松縣唐休璟以數千人往擊之臨陣登高望見賊衣甲鮮盛謂麾下曰自欽陵死贊婆降趨莽布支新將賊兵欲曜武威故其國中貴臣酋豪子弟皆從之衣馬雖精不習戰事吾爲諸軍取之乃被甲先登與賊六戰六尅大破之斬其副將二人首二千

五百級築京觀而還

後唐軍見梁軍鎧甲飾以組繡金銀色動周德威勉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中不足懼也一甲之直數千得之足爲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往取也

利可以誘敵亦可以誘吾軍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三覆以待之狄人之前遇覆者奔鄭將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

殪

此伏兵之始

前漢高祖二年八月韓信進兵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河東

班超在虜中月氏因欲求漢爲婚超不許故怨超遂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來攻超衆少皆大恐超譬之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

領非有運輸何能爲乎我但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矣王謝前攻超不下鈔掠又無所得超度其糧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邀之謝果遣騎齎金寶賂龜茲起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首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還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馮異與赤眉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且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賊見勢弱遂

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異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異追擊大破賊於峭底同伏而赤眉不覺賊亦踈矣

南齊將魯康祖趙公政帥衆萬餘侵魏豫州太倉口魏將傅永率三千人擊之時康祖等軍於淮南永舍於淮北十有餘里永量吳楚之兵好夜斫營卽夜分兵爲二部出于營外又以賊若夜來必于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

永既設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渡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卽亦然之。其夜康祖等果親領兵來斫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祖等奔趨淮水。火卽競起。不能記其本濟處。遂望永所置火爭渡。水深溺死。斬首千級。生擒公政。康祖人馬墮淮。及曉。獲其尸。斬首并公政送京師。

火記淺處。又暗記一標。則彼此自辨。此康祖等之失算也。

齊韓褒爲汾州刺史。先是齊寇數入。前後刺史莫能防捍。褒至。適會寇來。褒乃不下屬縣。人旣不及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於不覺。褒已先勒精銳伏於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怠玩。縱伏盡獲其衆。

不下屬縣。故雖被掠而賊以爲不覺。可施計矣。

魏荊州刺史薛真度攻齊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主怒。以南陽小郡。誓欲滅之。自率軍

向雍州衆號百萬襲宛克之伯玉嬰城拒守
魏主引軍向城南寺前頓止從東南角溝橋
上過伯玉先遣勇士數人着斑衣虎頭帽從
伏竇下突出擊之魏主人馬驚退殺數人召
善射將原靈度射之應弦而倒乃得免

李密擊宇文化及精兵良將多有死傷王世充
在東都乘其敝而擊之率步騎二萬營于洛
南密軍于偃師北阻邙山待之密議所使裴
仁基曰世充悉勁兵來東都必虛請選衆二

萬向洛世充必自板歸我整軍徐還兵法所
謂彼歸我出彼出我歸以疲之也密眩于衆
不能用世充夜遣三百餘騎潛入北山伏谿
谷中命軍士秣馬蓐食旣而宵濟人奔馬馳
遲明而薄密營密出兵以拒之陣未成列而
兩軍合戰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
而下馳入密營燒其廬舍密見營中火起因
而遁走

涿郡賊帥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討捕大使

張須陀邀之所將纔萬人力勢不敵去賊六七里立柵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輕來追我其衆旣出營內卽虛若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衆莫對惟羅士信及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陀委柵而遁使二人分領千兵伏葭葦中明月悉衆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板賊幟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闕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使賊不疑伏者委柵也

柵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陀却逐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算

尚結贊者善計乃曰唐名將特李晟與馬燧渾城耳不去之必爲吾患卽謀遣使委辭因燧請和以乞盟又謀因盟執城以賣燧於是結贊大興兵踰隴岐無所掠陽怒曰召吾來乃不牛酒犒軍徐引去以是間晟晟選兵三千使王佖伏汧陽旁誠之曰蕃軍過城下勿擊

首尾首尾縱敗。中軍力全。但俟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突其不意。可建奇功。似如晟節度。遇結贊。卽出奮擊。賊皆披靡。似軍不識。結贊僅而獲免。

此亦四萃于王族之遺智也。

唐郭處瓘爲北庭都護。突厥默啜遣其子移涅可汗及同俄特勒率精騎圍逼北亭。處瓘率衆固守。同俄特勒單騎親逼城下。處瓘使勇士伏於路左。突起斬之。賊衆旣至。失同俄相。

率於城下乞降。請盡軍中衣資器仗以贖同俄。及聞其死。三軍慟哭。便引退。

獠中先有二路。一平一險。有獠師數人來見。請爲鄉導。文表曰。此路寬平。不須爲鄉導。但慰諭子弟使來降也。旣遣之。乃謂諸將曰。獠帥謂吾從寬路而進。必設伏以邀我。當更出不意。乃引兵從小路險處入。乘高而望。果有伏兵。獠旣失計。爭帥衆來降。文表皆慰撫之。哥舒翰爲河源軍使。先是吐蕃歲候積石麥熟。

來取衆莫能禁翰先設伏於東南谷候吐蕃
入塞放馬禡甲將就田卽自城中馳至廩闔
虜駭走伏起悉殺之隻馬無還者

李愬旣擒吳秀琳秀琳爲愬策曰必破賊非李
祐不可祐賊健將也守輿橋柵嘗易官軍愬
候祐護獲在野時遣史用誠以壯士三百伏
其傍但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爲用
誠所擒

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韓世忠遂自鎮江

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
兵駐大儀當敵騎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
炊爨給良臣曰有詔移屯守江良臣去世忠
卽上馬令軍中曰軼吾鞭所嚮於是引軍次
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良
臣至金聶兒孛謹聞世忠師退卽引兵至江
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孛乜擁鐵騎過五陣
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
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

上堪人胷下砍馬足敵破甲陷泥淖世忠摩
勁騎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捷孛也等二百餘
人

陣有五伏有二十餘復有背嵬堪胷斫足
勝理多矣

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
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育深淵壘十仞
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
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

人果至隱曲蓄以冰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
萬人以待戰於曲蓄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立信不自商鞅徙木始

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
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
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
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
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塗其體
被濡衣而赴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

必勝之勢也

吳起爲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去之則不足以徵兵甲。于是乃倚一車轆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

賜之上田。宅人爭趣之。于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德宗發京西防秋兵萬二千人。戍關東。上御望春。按宴勞將士。神策軍士獨不飲。上使詰之。其將楊惠元對曰。臣等發奉天。軍帥張巨濟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凱旋之日。相與爲歡。故不敢奉詔。及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瓶罌不發。止深嘆羨。賜書勞之。馬知節徙知定遠軍。時部民入堡。卒有盜婦人。

首飾者護軍止答而遣之知節曰民避外虞而來反爲內寇所掠此而可怨何以肅下卽斬之又虜衆犯塞民相攜入城知節與之約有盜一錢者斬俄有竊童兒錢二百者卽戮之自是無敢犯者

朱守約爲殿帥自入夏日輪軍校十數輩捕蟬不使得聞聲有鳴於前者皆重笞之人多不堪故言守約惡聞蟬聲上一日以問守約曰然上以爲過守約曰臣豈不知此非理但軍

中以號令爲先臣承平總兵殿陛無所信其號令故寓以捕蟬耳蟬鳴固難禁而臣能使必去若陛下設令臣守一障臣庶幾或可使

人。岳飛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

宋岳飛征群盜過廬陵託宿廛市質明爲主人汛掃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于

郊師行將絕。謁未得通。問大將軍何在。殿者云。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

杜克之駐建康也。岳飛軍立硬塞于宜興。令親將守之。飛岳出不利。夫人密諭親將選精銳。具餼糧。潛爲策應之備。未幾飛兵還。卽入教場呼問之。曰。汝欲何爲。曰。聞太尉軍小不利。故擇敢戰之士以備策應。此男女孝順耳。飛曰。吾命汝堅守根本。天不能移。地不能動。汝今不待吾令。擅自動搖。違吾師律也。將吐實。

竟斬之

曲端御兵紀律極嚴。張浚常按視端軍。執槌以軍禮見。間無一人浚異之。謂欲點視端。以五軍籍進。公命點其一部於庭間。開籠縱鴿。以徃。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爲愕然。旣而欲盡觀。於是悉縱五鴿。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燦。旗幟精明。浚雖賞而心忌之。

高仙芝每出征討。令封常清知留後事。常清有才學。果決。知留後時。仙芝乳母子鄭德詮爲

郎將威望動三軍常清出回諸將皆引前德
銓自後走馬突常清而去常清至使院命左
右密引至廳凡經數重門德詮旣過命隨後
閉之常清離席謂曰常清起自細微中丞過
聽以常清爲留後使郎將何無禮對中使相
凌因此之曰郎將須斃死以肅軍容因令勒
回杖六十面仆地拽出仙芝妻及乳母於門
外號哭救之不得因以其狀上仙芝覽之驚
曰已死矣及見常清遂無一吉常清亦不謝

於是軍中股慄

隋杜伏威聚衆自稱總管有敢死之士五千人
號爲上募寵之甚厚與同甘苦有攻戰輒令
上募擊之及戰罷閱視有瘡在背者便斬之
以其退而被擊也所獲貲財皆以賞軍士及
戰死者以其妾殉葬故人自爲戰所向無敵
五代周主榮顯德三年南唐齊王景達將兵攻
六合周將趙匡胤帥衆拒敵奮擊大破之殺
獲近五千人溺死甚衆于是唐之精卒盡矣

是戰也將士有不致力者匡胤陽爲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笠有劍跡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力

宋曹瑋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衆吾韋好殺也及知秦州欲下遮箭版主者以舊如此立斬之

韋孝寬鎮玉壁念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而地入于齊孝寬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

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卽畢彼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孝寬言

張仁愿爲朔方總管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

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
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
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固請中宗
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
歸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栗役者盡力
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南直朔方西
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斥地三百里而遙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
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

益無寇歲減鎮兵費數萬億計初建三城也
不置雍門劫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
仁愿曰兵貴攻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
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忸其心哉後常
元楷代爲總管始築雍門議者益重仁愿而
輕元楷云

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
蜀地形南詔吐蕃險要與習邊事者商議于
中未踰月皆若身嘗經歷

地形險要不難知也非與習邊事者議之
知亦無濟

咸通中南蠻圍西川朝廷命太尉高駢自天平
軍移鎮成都先是府無羅郭南寇纔至遽成
煨燼士民無久安之計駢規之畫地圖版築
焉慮畚鍤將施亭堠有警乃命門僧景僊奉
使入南詔宣言躬自巡邊自下手築城日舉
烽直至大渡河九九十三日樓櫓矗然旌旆
竟不行而驃信驚慄不暇兵以詐勝此之謂

也

計在舉烽

郭崇韜鴈門人莊宗卽位拜崇韜樞密使梁王
彥章擊破德勝唐軍大敗歸莊宗問計崇韜
崇韜曰彥章圍我意取鄆州耳臣願得兵數
千據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
彥章必來爭旣分其兵乃可圖也然板築之
功難卒就陛下宜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
得來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將

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果六日而壘成彦章引兵到莊宗迎擊大破之欲其分兵以必爭誘之欲其遲發以耗戰綴之

范仲淹爲環慶路經畧使慶之西北馬舖砦當後橋川口在賊服中淹欲乘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其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卽大順城

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旣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

宋詔河東進築八砦通道鄜延帥遣秦希甫來共議折克行請兩路併力以遠者爲先希甫曰由近及遠去也克行曰不然事有奇正今乘士氣之銳所利在速故先遠役以出其不意若徐圖之士心且怠矣希甫持不可并上二議卒從其策城成謀言寇至克行止之

曰彼自擾爾已而果然

若泥于先近則近者亦有不及築之事

張叔夜曰蘭州本漢金城郡地最極邊恃河爲固每歲河水合必嚴兵以備士不釋甲者累月叔夜曰此非計也不求要地守之而使敵迫河則吾計殆矣有地曰大都者介五路間羗人入寇必先至彼點集然後議所向每一至則五路皆竦叔夜按其形勢畫攻取之策訖得之建爲西安州自是蘭無羗患

時播州冉璉冉璞兄弟隱居蠻中前後闔帥辟召皆不至至是身自詣府玠素聞冉氏兄弟名刺入卽出更闢館以處之因使人窺之但見兄弟終日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起則鏹去如是又旬日乃請見屏人言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今日思有以少報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砦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

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密以其謀聞於朝。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基布星分。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矣。吳玠

威塞軍節度使曹翰爲幽州東路行營都部署。受詔開河自雄州至莫州。通漕運。翰遣夫數萬人抵賊境。伐木以給用。先用駿騎爲斥候。以五色旗授之。人執旗前。有林木舉青旗。有火舉赤旗。虜寇舉白旗。水潦舉黑旗。陵阜舉

黃旗。以爲驗。凡虜之將至也。必舉狼烟爲候。翰命大舉烟於境上。虜衆疑有伏兵。引去不敢近塞。得巨木數萬。

丞相征南中孟獲。率衆降。遂至滇池。南中平。亮皆卽其渠。率而用之。或諫曰。公天威所加。南人率服。然夷情叵測。今日服。明日復叛。宜乘其來降。立漢官分統其衆。使歸約束。漸染正教。十年之內。辯首可化爲編氓。此上計也。亮曰。若立漢官。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

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立漢官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憊釁重，若立漢官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卒如亮策。

契丹入寇營州，詔護突厥兵以討之。啟民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韋雲起分爲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各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不得走馬。三令五

申之，候擊鼓而發。軍中有犯約者，斬訖一人，持首以徇。于是突厥將帥來入謁之，皆膝行股戰，莫敢仰視，終立功焉。

必得雲起其人而後夷兵可用。

梁習字子虞，爲西部都督。鮮卑大人育延五千騎請互市。習許于空城中交易。胡侵暴，習乃責延，斬之餘不敢動。

如此行之，互市敢桀傲否？

郭達，詞得殺楊定者，姓名諜告將，斬之于境。以

謝罪達曰是梟死囚以給我報曰必執李崇貴韓道喜來夏人言殺之矣達命以二人狀貌物色詰問虜情得乃執獻之

天寶來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絕人馬皆仰給於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於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弊泌知胡客留長安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田宅舉質取利甚厚乃命簡括胡客有田宅者皆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告訴泌曰

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者當詣鴻臚自陳授以職祿爲唐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耶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領神策餘皆爲卒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客纔十餘人歲省度支錢五十萬緡市人皆喜知其不願歸而以假道渡海難之故禁旅充而度支省也

王旦為相契丹來請別假錢幣旦曰東封甚近
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耳止當以歲給三
十萬銀絹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
西夏趙明德求糧萬斛旦請敕有司具粟百
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大慚乃止
晉襄王欲襲聊阮使人問於周曰敝邑寡君寢
疾卜以龜三塗為祟寡君使下臣願藉道而
徼福於天子天子許之朝禮使者長弘謂劉
康公曰祈福受禮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

殆有他事願公備之此詞文而色武長弘先
知之也

深心人自有獨解

曹公遣刺客見劉備問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
既而諸葛亮入魏客失措急起如廁備謂亮
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亮徐歎曰觀客色動
而神懼視低而惟數奸形外漏必刺客也急
追之客已越牆去矣
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

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趣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

其後李抱真種世衡用之。不如始自李愔。曹瑋爲定帥。王勣至定治事。畢瑋謂勣曰。公事已畢。當還。明日當少留。明日饌食罷。瑋屏左右。謂勣曰。公滿面權骨。不十年必總樞。時四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勣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

曹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以馬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十餘歲。極諫其父。謂以戰馬資隣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爲我用者。瑋聞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常往來互市中。欲一識之。竟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而觀之。真英物也。必爲邊患。公其勉之。

古人留心邊事。遂問其言。而知其人。觀其

續後
貌而料之預後人以幕府爲遽廬雖異種
現前而罔覺也

曹瞞傳曰時操軍每渡渭輒爲超騎所衝突營
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說操曰
今天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
操從之乃多作縑囊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
明城立由是操軍盡得渡渭

諸葛亮卒楊儀退多布鐵蒺藜使軍士二千
人着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着屐然後

馬步徑進。

宋文帝遣到彥之經畧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
武庫爲之空虛帝宴會有歸化人在坐帝問
庫部郎顧琛庫中伏有幾許琛詭辭答有十
萬人伏舊庫伏秘不言多少帝旣發問追悔
失言得琛此對甚喜

吳將孫布遣人詣揚州求降辭云道遠不能自
致乞兵見迎刺史王陵騰布書請兵馬迎之
寵以爲必詐不與兵而爲陵作報書云知識

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寵會被書。當入朝。勅留府長史。若凌欲往迎。勿與兵也。凌于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迸走。死傷過半。

晉遣劉裕伐慕容超。姚興遣使告裕云。救超以十萬衆據洛陽。晉軍不退。便長驅。裕呼使曰。語汝姚興。定燕後息。甲三年當平關洛。劉穆之尤裕曰。所答興言。未能威敵。正足怒彼。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語耳。兵貴神速。彼審能遣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見我伐燕。懷懼乃自張之辭耳。

唐韓弘李師古言起事屯田于曹。以嚇滑師。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耶。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剪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

續文 卷之十一 九
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應師古詐窮變
索遷延旋軍

賀齊為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
官軍刀劍不得拔弓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
利賀將軍長情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
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器無毒之物則
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
刃之器乃多作勁木白楛選健卒五千人為
先登盡捉楛彼山賊恃其有善禁者卒不嚴

備于是官軍以白楛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
所擊殺者萬計公芮乃自嘆曰今而後知人
之聰明智慧金之刃蟲之毒也禁之所自致
也墮聰明黜智慧則人安所施禁也

後周韓果性疆記兼有權畧善伺敵虛實揣知
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為間隙者果登高望之
所疑處往必有獲周文由是以果為虞候都
督

郭述慷慨喜兵學神宗嘗訪八陣遺法對曰兵

續文獻通考卷之丁
無常形。特奇正相生之一法爾。因為帝論其
詳。在延安使以教兵。爰不就達。擇諸校習。金
鼓屯營者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隊。頃刻而成。
尤善用偏裨。每至所部。令人自言所能。暇日
閱按之。故臨陣皆盡其技。

宋宗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越自騎馬前
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

王隱晉書曰。馬隆子馬咸。為成都王前鋒。王胡
率眾討咸于市。咸軍牢不可動。胡乃使十騎

與戰。縛戟于馬頭。以向咸。又使數十騎各持
兵隨于後。馬驚奔。咸遂敗。

邵青聚黨于崇明沙。將犯江陰。劉光世令王德
討之。德執旗麾兵。援以入青眾。大潰。異日餘
黨復索戰。謀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
也。可一而不可兩。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
齊發。牛皆返奔。賊眾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
諸行在餘黨悉平。

明鎬因賊縱火牛。乃令告軍以槍中牛鼻。牛還

綱目 卷之十一
九十四
攻之賊大潰遁

古法自然可一不可兩此正論也時有用腐亦新者矣

晏州夷酋卜漏等反趙適种友直田祐恭按視其旁山崖壁特峭絕適欲襲取命友直祐恭軍其下而身當賊衝番軍迭攻之未旦鼓而進迨夕則止賊并力拒戰不得息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習山險而山多生猿適遣土丁捕之伐去蒙密緣崩石挽藤葛而上得猿數

十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于猿背暮夜復遣土丁負繩梯登崖顛迺縋梯引下人人銜枚挈猿蟻附而上比雞鳴友直祐恭與其衆悉登擁刀斧穿菁入及賊柵出火然炬猿熟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猿竄其上火輒發賊號呼奔撲猿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適望見火麾軍躡雲梯攻其前兩軍相應賊擾亂不復能抗赴火墮崖死者不可計俘斬數千人

與火牛火馬燧象同

宋將宗慤征林邑林邑王傾國來逆限渠不得渡以貝裝被象前後無際諸軍憚之請待軍集始擊慤曰吾已屠城破銳我氣方厲彼已破膽一戰可定何疑焉慤以爲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皆潰亂慤率兵直渡渠遂克林邑

獅能怖象是矣而敵陣亦有怖象之物試一思之

東魏高仲密反魏宇文泰帥諸軍應之至洛陽圍河橋南城東魏兵十萬至河北密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東魏斛律金使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上崖橋遂獲全

岳飛攻楊么先降其黨黃佐隨令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旣降賊心腹潰矣遂表授欽爲武義大夫禮遇之甚厚復遣欽入湖中欽說余端劉詵等亦來降飛詭罵欽曰賊

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猶負固。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如飛。傍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令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且行且罵。賊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么投水中。衆擒斬。餘酋俱釋。

五代梁王瑱。貞明五年四月。吳越王錢鏐遣其子副大使錢傳瓘。擊吳。吳遣將彭彥章。陳汾拒之。戰于狼山。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旣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傳瓘使散沙於已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爲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崔慧景反。奉江夏王寶玄向京師。每見臺軍。城中煙火起。輒盡力攻擊臺軍。不復得食。

此法最庸最毒彼軍枵腹必無戰理

隋長孫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馬飲之多死于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

魏奚斤公孫表等攻宋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于城內穴地七八丈分為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士四百從穴中出襲其後魏兵驚擾斬首數百焚其攻具而還

揚津於城中去城十步挖地至泉廣作地道潛

兵。涌。出。置。爐。鑊。鐵。持。以。灌。賊。賊。相。告。不。良。利。梁。堅。城。唯。畏。楊。公。鐵。星。

地道可入以破城豈不可出而破賊壘邪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為門至是與許清輩蔽垣為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軟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疆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劉錡

元劉國傑討烏撒諸蠻賊兵勁利且多健馬官

軍戰失利國傑令人持一盾布釘其上俟陣
合卽棄盾僞遁賊果逐之馬奮不能止遇盾
皆倒因大破之此與竹筒滾馬脚之法同智
兀术以拐子馬一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扎
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
什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术大
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
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

李靖謂車戰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整束

伍此車之長也馬燧後狷車比古制差輕材
小輪低止用二人曳行但容人馬處車亦可
行。遇山險溝塹用四人肩行若賊退遁出精
騎逐殺不可窮追行則可爲陣止則可爲營
君則敵不敢犯動則敵不可遏此用車之利
也

用車如此方利大車又有所宜

五代後唐李存進時王師據德勝渡汴軍據陽
村渡在上流汴人取洛陽竹木造浮梁以濟

軍士王師以船渡緩急難濟存進率意欲造浮橋軍使曰河橋須竹竿大編兩岸石倉鐵牛以爲固今無竹木竊慮難成進曰成筭在心必有所立乃課軍造葦竿維大艦數千艘作土山巨木於岸以擊之初軍中以爲戲月餘橋成人皆伏其智

唐韋丹任洪州值毛鶴叛造蒺藜棒一千具復於棒頭以鉄釘釘之如蝟毛車夫及防援官健各持一具其棒疾成易具亦與刀劍不殊

金張穀字伯英大定二十八年進士後爲同州判官時出兵備邊徵州箭十萬制翎以雕雁爲之價翔踊不可得穀曰矢去物也何羽不可節度使曰當須省報不然懼有後責穀曰州距京師二千里如民急何下官任具答令出一日價減數倍尚書省竟如所請

董搏霄磁州人至正十六年搏霄建議於朝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瀕海之人屢經寇亂且宜曲加存撫權令軍人運送

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十里。二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五言。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軍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數也。

曹瑋在邊蕃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以餞將官為名。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品為節。若曰

下某食。卽某隊發。比至水飯。則捷報至矣。

浙東賊裘甫作亂。以王式為觀察使。討平之。諸將請於式曰。公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徒驚士民耳。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

也

黃巢還自閩廣北趣襄陽節度使劉巨容招討使曹全合兵拒之賊爲所敗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立盡巨容曰國家最善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如留賊以爲富貴之資由是賊勢復振

人盡巨容疆事何得便了然國家負人或異世一轍邪

夫下乃天下也

張惟孝襄陽人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謂曰今日正我輩立功之秋惟孝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羅致宴之仲宣樓酒酣因曰有國而後有家夫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逾旬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踏相繼或請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爲君侯紓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

澧五州已危于是擊鼓耀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招之不就而遁。

如惟孝者遂有三十人又姓名不知招之不就真奇俠也。

敏仍遣甘卓出橫江堅甲利器盡以委之榮私于甘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鄉觀事勢當有濟理不敏既常才本無大畧政令反覆計無所定然其子弟各已驕矜其敗

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祿事敗之後使江西諸軍由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豈惟一身顛覆辱及萬世可不圖之卓從之明平周玘與榮及甘卓紀瞻潛謀起兵攻敏榮發榜斂舟于南岸敏率萬餘人出不獲濟榮麾以羽扇其衆潰散事平還吳

題逆賊辱萬世言之凜然可激發懦夫忠義

元萬頃爲遼東道管記作檄文譏議高麗曰不

知守鴨綠之險莫之離報曰敬聞命矣遂移
兵守之萬頃坐是流嶺南

元兵伐宋得沿江制置司榜有曰今夏謀者聞
北兵會議取黃陂民舡係棧由陽邏堡會于
鄂州世祖曰此事前未有願如其言

機事妄泄反爲敵資露章上記請無蹈此

癸未七月己歸懷力
前為王氏舊藏

緯發卷之下終



程